

热眼观世

峰山绿 榴花红

□杜永光

五月已至，一朵朵石榴花苞开始孕育成珠，迎着阳光的照耀，等待着绽放和绚烂的那一刻。相信在流火的日子，冠世榴园的榴花会绽放得更红，更艳，更灿烂。

石榴在鲁南大地的峰城生长了一千一百多年，如今，东风化雨露，老树吐新枝，石榴迎来了生命勃发的春天。骄人的石榴故事，使得生长在冠世榴园故乡的人们，更加关注起石榴，了解起石榴，学习起石榴，我也再次来到峰城石榴园，仔细阅读石榴的前世今生。

石榴自古是观赏树种，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引进石榴栽植于皇家上林苑和骊山温泉宫内，仅供皇亲国戚观赏享用。石榴一年四季皆有夺人目光的景致，春观叶，夏赏花，秋观果，冬看枝，四季变换，风姿各异。

四月的榴园，春和景明，春色宜人，漫漫峰山、青檀山、锅其山，已呈现一片绿海。人们会说，春天的树都会长出青翠欲滴的绿叶呀，为何独有石榴春叶夺人目光？石榴枝条绿叶青绿，绿得踏实，绿得端庄，奇特的是枝头的嫩芽发红，红得像幼儿脸蛋，颇像怀中抱子画面，连片看又是万绿丛中点点红。五月，暖风熏吹，艳阳普照，榴树花蕊吐红舌，榴林似缀上点点红星，“石榴一树浸溪红”；榴园似铺就万丈红霞，红光闪烁，紫气东来。八九月份，秋高气爽，果实飘香，石榴藏在枝叶里，攀在枝藤上，吊在枝丫下，“秋艳”果泛着淡红光，“大青皮”愣头青绿，“六月红”色泽纯正，或仨俩一串荡着秋千，或独立枝丫傲视山林，秋风扫落叶，石榴露真容，漫山遍野一盏盏红灯笼、青玉灯笼，照耀着榴园大地。到了冬季看寒枝，繁华过后，大地落寞，北风渐起，一株株石榴树迎着寒风站立，彰显另一幅大盆景景致。拧

着劲昂扬上长的石榴树干，颇像岩壁上扎出的老青檀，浸透着一脸沧桑；而那一枝枝遒劲的寒枝，则展现出“天然去雕饰”的质朴、“青山遮不住”的豪气和“俯仰人间今古”的洒脱。

石榴是在我国引种较早的外来树种，原产伊朗、高加索等地区。《博物志》中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种以归”；安国和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和塔什干。石榴追寻悠悠丝绸之路，迁居扎根中原大地，堪称国际交流先驱。

汉代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峰城区匡谈村）人匡衡，幼年“凿壁偷光”，苦读诗书，从“寒门学子”到“鹏飞京华”，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汉元帝拜为“丞相”，封“乐安侯”，后被奸臣抓住把柄，罢官归乡。据传说，匡衡回归故里时，面见皇帝陈述，想从皇家上林苑引种几棵石榴到家乡，想念皇帝时就看看石榴。皇帝念其贡献和忠心，特别恩准。故，石榴走出禁闭森严的上林苑，迁徙落户到鲁南大地——峰城。

倘若用一句话概括峰城石榴，那就是：好山，好果，好品，好人。

好山，即峰山、青檀山、锅其山、白草山、石屋山、马头山、盛土山……东西蜿蜒四十余里，是石榴的千年之家。匡衡引种的石榴在此扩木成林，繁衍子孙，漫山遍野，这些山脉属沂蒙山余脉的丘陵地带，山势低缓，山坡土壤丰厚，冬季气候温润，适宜石榴生长。目前，枣庄已成为全国七大石榴主产区之一，种植石榴12万亩600

余万棵，其中峰城区石榴达500余万棵，百年以上古树石榴3万多棵。

马头山东麓，丘峦相连，地势平坦，视野开阔。落户这里占地230亩的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内，一座座石榴种植冷棚拔地而起。据示范园石榴技术总管介绍，今年四月中旬，枣庄市委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来园现场办公，提出“量”“质”并重，积极推进石榴良种、良技、良法种植，大力发展特色旅游、科普教育多元化业态。示范园总体建设独栋石榴种植冷棚34座，种植峰城选育的优良品种“秋艳”“峰州红”“六月红”，及从西藏、新疆、云南等地引进的优良石榴品种二十多个。

好果，好品——石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千籽一房，同胞相拥，寓意团结团圆、友谊和谐、多子多福；古代诗词歌赋中，也涌现大量吟咏石榴的佳作，流传至今。

近年来，峰城石榴经过专家和果农倾心培育，优质品种“秋艳”“峰州红”“六月红”等，已在冠世榴园成方连片。如今，果熟季节走进园子，过去让果农揪心的果实爆裂声听不到了，过去树下路边一堆堆一片片用“裂果”晒制石榴皮的画面看不到了，“丑小鸭”已变身成“白天鹅”，现在的石榴个头大外观美，内在品质好，籽红润硕大晶莹，含糖量和出汁率高，口感极佳，无论甜口还是酸甜半口，与中亚国家的石榴已经没有差距。

石榴周身是宝，石榴籽富含多酚类物质、有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叶、花、皮、根、隔膜，各有功效，各显神通。近年来，石榴深加工产品呈井喷式发展，石榴饮料、石榴茶、石榴酒、石榴煎饼等的加

工企业有10余家，王老吉石榴大健康产业园是峰城区与广药集团合作建设的加工企业，目前生产有“美果来石榴汁”“石榴小青柠”等十几种石榴产品，其中“美果来”获中国绿色食品认证、美国食品药品认证，出口世界各地。

再说一下好人。在果农和盆景经营户石榴系列技术培训中，我有幸结识了绘就“峰山绿、榴花红”壮美画卷的两位专家朋友。

第一位专家朋友侯乐峰，是石榴研究院原院长、市老科技专家，他四十多年来以榴林为家，与石榴做伴。他常说石榴属三代单传，没有近亲，精心挑选的留种石榴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后代个体，都达不到它们双亲品质的平均水平，一个优良品种的产生，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努力。为选育优良品种，解决石榴裂果问题，他几乎跑遍国内石榴各主产区；为提升石榴品质，研发“秋艳”“六月红”，他的足迹更是遍布全国大小石榴园。乐峰老师给果农上课时，反复强调要种就种新品种，好看、好吃、好管；反复交代种植要适度、适树、适技，把握好种植、上市时间，能获得更好的收益；挂在他嘴边的话是，石榴树小的卖钱，大的卖钱，活着卖钱，死了也卖钱。风霜染白了他的须眉，旷野晒红了他的脸庞，而他几十年来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我们交谈了几次，他那浓浓的至真、至善、至深、至爱的石榴情深深感染了我，让我难以忘怀。

第二位专家朋友是王鲁晓，他是国

际盆景赏石协会中国区副主席、辽宁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从爱好到事业，鲁晓老师曾三下广东岭南学习盆景艺术，三十多年来培育、研究、倾情盆景，在他眼里盆景缩龙成寸，一隅见景，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这次我们是请鲁晓老师来给果农及盆景经营户讲石榴盆景栽培制作技术。有一天，我们到他的盆景栽培制作园参观，当时是谷雨时节，园内一片片新绿，迎面几盆用苍老树桩制作的石榴盆景，绽放出油绿且泛着嫩红色的新叶，颇具“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神采。我们逐棚观看倾听，深切领略到鲁晓老师之所以成为盆景界翘楚的真谛。为选到精品树桩，他几乎走遍全国各大盆景树桩市场，为在棚内育苗老树桩，培育定型盆景新干枝，他能耐得住数年、数十年等待的寂寞，获国际、国内大奖的作品“民族大团结”“大地深情”“奔腾”“万家灯火”等，无一不经过这样的打磨。鲁晓老师清楚峰城石榴盆景要成为支柱产业，需要400多家乃至更多盆景经营户掌握制作方法，提高制作水平，共同发力开拓市场。为此，他从盆景起源、流派形成，到栽培养护、盆具搭配、艺术表现等，精心准备了培训上课的讲稿，为让峰城石榴盆景走出峰山、奔向世界搭起一座桥梁。

五月已至，一朵朵石榴花苞开始孕育成珠，迎着阳光的照耀，等待着绽放和绚烂的那一刻。相信在流火的日子，冠世榴园的榴花会绽放得更红，更艳，更灿烂。

生活况味

红得发紫数桑葚

□钱续坤

梦境，那幸福惬意的酸甜终会流遍我的全身……

在汉语的辞格中，夸张是被运用得较多的一类。譬如“红得发紫”这个词，在口语中就极尽夸大之能事，而实质上其本意指的是在古代九品官制下，按照官位从高到低分别得着紫袍、红袍、青袍和绿袍等；显而易见，紫是排在黄之后的第二高贵之色。可是如果用“红得发紫”来形容一种水果的话，那么桑葚绝对是当之无愧。

桑葚的“红得发紫”，自然有个渐进的过程，可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时间似乎很短，尤其是到了四月的中下旬，那翠绿桑叶掩映之下的星星点点，倏忽之间就由浅红过渡为深红，由深红蜕变为黑紫。这个时候的桑葚周身乌亮，个大籽满，不仅最为养眼，而且十分可口，随便摘下一颗丢入口中，那酸甜交融的味道堪称绝配，既汁水横流，生津止渴，又隽永绵长，回味无穷。难怪《诗经·国风·卫风·氓》中这样吟唱：“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此诗借用斑鸠吃了桑葚会美得迷醉过去，掉落树下而轻易地落入猎人手中的比兴手法，来告诫那些怀春的少女，不要过于和男子沉迷于热恋的爱情之中，最后犯下糊涂，遭受始乱终弃的不幸命运。

乡下的女子比较传统，也很含蓄。在桑葚泛红的季节，她们可不知道比兴的谣曲还有这么深奥的含义，只清楚那些红中透着紫色、紫中闪着黑光的果实，在每年的布谷声声里，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可她们不能像男孩子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把大把地往嘴里硬塞，因为一不小心，桑葚的汁水会弄脏自己的衣袖和襟襟，更会将嘴唇和牙齿染得乌黑乌黑的，这在当时的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的乡村，怎能抛头露面？又如何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呢？有些大姑娘小媳妇实在馋得忍不住了，就会偷偷地溜到桑树底下，悄悄地摘下一大捧，小心地用手帕包住，然后再躲到没人的地方慢慢地享用。你若是有机会亲眼目睹，那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她们会用那又白又嫩的拇指尖和食指尖，轻轻地捏上一个两个，然后稍稍地扬着头，微启朱唇，小心翼翼地往舌尖上送；她们很少啣巴着樱桃小口尽情地品尝，多数是先含在嘴里三五秒钟，再囫圇吞枣似的直接将其咽食下去，这样既能够领略到桑葚的那种酸甜味儿，还可以避免桑葚的汁水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窘态。

斑鸠是不在乎这种窘态的，画眉、黄鹂、八哥、鸚鵡、麻雀等等亦是。童年时候，我就特别羡慕这些贪嘴的鸟儿，它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可以躲在茂盛浓郁的桑叶之下，围着色泽鲜艳的紫红桑葚，忘乎所以地争相啄食；美餐之后，或交头接耳讨论着吃法，或引吭高歌抒发着情怀，那副悠哉乐哉、怡然自得的满足神情，令人好生羡慕。而我们则被严厉的父亲“明令禁止”：绝不可以攀高！更不允许爬树！因此，每当馋虫像蚕儿一样慢慢在心尖蠕动时，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阵风起，这样熟透了桑葚就会三三两两地掉落下来，随手捡起一颗，迫不及待地送入口中，那种感觉真可谓“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甜心底溶”，而眼前所见的则是“殷红莫问何因染，桑果铺成满地诗”了。

桑葚的“红得发紫”，除了描其形与绘其态之外，还与它的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有着必然的联系。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地区，置匾养蚕一度是传统的家庭副业，而养蚕的食物来源就是陌上那青绿的桑叶，因而桑树被重视的程度可想而知。“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的动人场景，曾经数见不鲜。这里且不说桑叶可以喂蚕缫丝，织出人间最美的丝绸，单就桑树的药用价值而言，桑叶、桑枝、桑皮均可入药，特别是成熟的桑葚，不仅可以滋阴补肾，活血乌发，养心益智，润肠去燥，而且对治疗贫血、高血压、神经衰弱等具有一定的辅助功效，中医赠予“民间圣果”的美誉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再回到汉语的词性上来说，“红得发紫”多少有点褒中含贬的味道。可是应用到桑葚的身上，这“红”绝对是故乡流动的血液，这“紫”肯定是乡亲真情的呼唤——我多么希望能有一天，可以择一块山地，披一身蓑笠，种一片桑林，如此，那鲜红黑亮的果实将会充盈我的梦境，那幸福惬意的酸甜终会流遍我的全身……

雨停了 春风起

□陈寿才

一声鸟鸣之后，雨停了
春风起。这么早起床
就是等待这一刻

走过冬天我都在等待你的到来
我想起那年花开
那是在你来之后，我听见有人在叫我
是在那个露台的后面
我还听到结冰的河里，有水分子
拔节的声音

凸出的天色在我的头顶
有一片云彩行色匆匆。
如我
奔波在路上。我的前半生就是这样
我的后半生有风来，会改变航行么
我要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事
太阳出来了，我的血流在加速

走出墙头。撑起眼眸，寻找
麦地，流水，鸟群……风来，时光染绿着——
山高水长
风生水起
爱弥漫在天地间



翠绿层叠 张成林 摄

凡人一叶

租房的故事

□赵瑞峰

我确实很想拥有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但环顾四周，家又何在？我不能不感到迷茫，但迷茫之中总又升起希望。

从参加工作时起，一直到成家买房，期间除短暂地住集体宿舍外，我都是租房而居，这样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

我最初住单位集体宿舍，还不到一年，一位家在市郊的要好同事，因为谈对象，大感不便，来约我合伙租房。我那时也真受够了集体宿舍的脏、乱、差之苦，欲逃之而无由，同事恰有此约，自然一拍即合。但合租不到一年，同事要结婚，搬走了。不久，集体宿舍解散，各人自谋居所，曾和我共住一屋的种姓同事，表示愿意和我合租房，我当然没有意见。遂另择房而租，但为时不长，就又搬到别处。这时钟姓同事处了女朋友，并且时常带来宿舍，调侃毫不避人，实亦无处可避。人我均感不便，我便提出分租，同事愉快答应，看来他早有此意，只是不好明言而已。

从此，我开始独立租房，直到结婚买房时止，做房客的时间约有8年之久。这期间，我租（房）无定所，忽此忽彼，搬来搬去，先后换了有六七七个地方。有时远离闹市，近乎野居；有时密近市廛，饱饫器声。有时住人家楼上，有居高临下之感；但多住简陋狭隘的平房，有转侧之局促，却无登楼之烦。偶住正屋，多住配房。无择邻之机，而幸多佳邻；虽无故旧之情，而有互助之惠。夏日炎热，屋同蒸炉；冬天寒凛，室如冰窟，而皆能安之若素。

屋常仅一榻、一桌、一椅及一箱而已，别无长物。后渐添书物，皆我所

爱，虽为之累，而不稍悔；并感其为我所宝，确为寒室生辉。素少往来之客，亦无相扰之人，虽寂寂寡欢，而以清静为贵。我性喜安静，别无他能，唯好读书，有此一屋，可谓得其所哉！

租房有年，所遇房东，虽性格各异，多通情达理，待人和气。其能视房客若亲邻，无倨傲之态，少严厉之色；并设身处地，能有所体谅，定租金循市价，并不漫索；收租金则可缓则缓，既不为难，亦无汹汹若讨债之势。亦有房东性非善类，心存欺生之念，蛮横无理，当租住之先，先对房客约法三章；既住之后，则指手画脚，寻隙作难。索租金则势同追债，少一分不行，缓一刻不得；且租金以口舌定价，说涨就涨，不容商量。事实证明，得遇前者，多能长住，且宾主相得，及离去亦殊有恋恋之色；而不幸遇后者，租（房）即有悔，恨不能立去；及终去之，颇有脱笼之鸟之感。

租房生活，自由随意，无人过问。但正因如此，就有麻烦，比如吃饭，非亲自料理不行。当然也可在外面吃，但那既贵，又难保卫生，还有可能吃坏身体。我常不惮麻烦，自己动手，以足口腹之欲；但难在有始有终，常是半途而废。因租房多年，也还是在外出吃时多，动手做饭时少。故我心虽宽，而体胖瘦。

箪食瓢饮，几近落魄，无人肯近；但豪偷儿不弃，曾两顾我庐。结果其不得所欲而去，似闻恨恨之声；而我却因之有了可资谈笑的故事，可谓失而复得，亦妙！

先一回，是在一年的冬夜，我在单位值晚班，偷儿窃得无人，乃撬窗而入，并打破碗一只。但慌乱之中也只是携一被而去；抽屉里的数百块钱竟然未动。那正是我一月的生活费，感谢偷儿手下留情，不然恐得喝西北风了。只是他不该砸我饭碗呀！

再过几年，又遇到一回，是在夏天。有一天我晚睡前，只是将门碰上而未上锁，这就给偷儿以可乘之机。是在我熟睡之际，偷儿悄无声息地摸进门来。我当时一无所知，及晨做饭，觅菜刀不见，这才晓得是夜里来了“梁上君子”。

我那时所多的只是书，满满两架子，我平素珍之如拱璧，视之为最大财富。但偷儿却不屑一顾，因在其眼里不值钱也。再说若偷书，岂不等于“偷输”？这自然触偷儿之忌讳，亦所不为也。仓促之中，别无小偷者，而又信奉“贼不走空”的逻辑，只好顺手提刀溜之乎也。说实话，我倒是希望碰上一个不爱财只爱书的雅贼。这事我曾怀疑是同院一灰头灰脸、行事怪异的房客所为；但其实并无证据。又想到“智子疑邻”的典故，似犹犹智子之不若，遂自责而不复作此想。

长期租房，居无定所，我颇有寄人篱下之感；而两遭鼠窃，遂又感到，孤身在外，并不安全。十年的租房生涯，于我而言的确长久，我不能没有厌倦之感。我确实很想拥有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家，但环顾四周，家又何在？我不能不感到迷茫，但迷茫之中总又升起希望。

榴园·文学